

梁
子
牛

神
猴
怪
俠
無
名
篇



目 录

- 一、五义古刹逢毒叟
夜里品箫伴尸寒.....1
- 二、无意有缘会怪客
巨赌江湖风浪恶.....50
- 三、偷窥恶煞噬白骨
绝处逢生又一春.....99
- 四、巧中巧巨猿通灵
奇中奇箫声医病.....144
- 五、怪客收徒有怪法
猴娃出世遇奇人.....179
- 六、疑迹件件难寻觅
长夜茫茫述衷肠.....228
- 七、寻师巧遇神鞭将
假戏真做口雌黄.....264
- 八、明修栈道大开吊
暗渡陈仓伏机关.....296
- 九、猴娃出道显身手
记死簿上魂魄丢.....333

十、	群侠惊闻闵公死 阴险狡诈施百毒	413
十一、	腥风血雨恶浪起 洞箫济世现神奇	464
十二、	欲擒元凶枯肠尽 药迷本性枉自伤	522
十三、	治人之道还其身 以毒攻毒建奇功	554
十四、	妖女失手终被擒 滚龙一气捣黑林	584
十五、	和尚慈悲险遭害 寡妇移居君山外	601
十六、	神鞭卧底施巧计 滚龙出手试上官	646
十七、	同出师门文与武 共入江湖正与邪	692
十八、	同室操戈九宫阵 洞箫横吹救迷魂	739
十九、	滚龙恶毒伤义女 怜香惜玉英雄情	785
二十、	恶魔再摆血河阵 神鞭冒死担重任	837
二十一、	逍遥才子不避艰 十里莽原去探险	870

二十二、胸怀韬略傲王侯	
十里血河哭白骨	881
二十三、大火熊熊葬原烧	
一阵成功胜滚龙	954
二十四、英雄气短方寸乱	
儿女情长妄断肠	997
二十五、弑师灭伦欺师妹	
凶恶残忍鬼魅情	1040
二十六、出奇制胜酸秀才	
气死滚龙难称心	1085
二十七、隆中神算寻珠迹	
区区小阵拒敌顽	1128
二十八、大难不死劫复去	
在数难逃寿亦终	1178
二十九、师门不辱秀才智	
誓为武林除滚龙	1216
三十、才霸江湖灵入墓	
玄机莫测侯歹人	1260
三十一、人中之凤继文丞	
双侠联袂战滚龙	1302
三十二、新文丞初露才智	
探魔窟三侠涉险	1345
三十三、金刀神效斩天丝	
黑室处处有奇人	1387

三十四、王府处处埋杀机	
机关重重又重重	1431
三十五、除滚龙大闹王府	
烈侠女设酒传情	1473
三十六、困兽犹斗双侠拼	
投鼠忌器放滚龙	1507
三十七、侠肝义胆乾坤见	
力劈木囚现师颜	1550
三十八、亲情深深泣鬼神	
江湖从此绝箫声	1576
三十九、运筹帷幄出奇兵	
神机妙算缚滚龙	1638
四十、百足之虫死不屈	
毒药攻心自破肠	1680
四十一、清高风标功圆满	
大地回春竞飘遥	1724

一 五义古刹逢毒叟 夜里品箫伴尸寒

这是个寂静的深夜。一弯残月，吃力地由云层中透射出暗淡昏黄的幽光，天地间一片浑浊，萧萧秋风，吹飘着片片黄叶。

一座矗立荒凉古刹的大殿上，却高燃着四支粗逾儿臂的红烛，四个衣着不同的老人，分布在大殿四角，盘膝而坐。

四人的脸色，都异常严肃，静静地坐着，像木雕泥塑一般，彼此默不作声。

一阵秋风，吹进来浓郁的桂花香味，也摇动了四支高燃的烛光，烛影摇红，光华一暗。

当灯盏复明时，大殿正中，已多出个身着青色长衫，白髯垂胸的老者。

他环视了四周一眼，突然抱拳一礼，高声说道：“有劳四位久候了。”

四个老人连眼皮也未睁动一下，仍然静坐着，恍似未闻这长衫白髯老者之言。

白髯老者微微一笑，自言自语地说道：“往事已成过去，难道诸位贤弟三十年来，仍然难以忘怀此事么！小兄一念铸错，致咱们五兄弟翻目成仇，虽未自相残杀，但已视若路人。三十年来，小兄为此惶惶难安，无日不为咱们五兄弟和好为念，但因各位贤弟远走天涯，一时间不易寻到，以致

小兄心愿难以得偿，流光如驰，一拖就是三十寒暑，好不容易寻得四位贤弟行踪，个别留柬，邀请四位在此相聚，以慰三十年阔别相思，想不到四位贤弟，竟然仍难谅解小兄这番苦心……。”

他自言自语地说了半天，四个端坐老者，仍然不闻不问，连身子也未移动一下。

待他正再说下去，突闻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十二个佩带兵刃的少年，一涌而入，并肩挡在大殿出口。

白髯老者微微一皱眉头，望了十二个少年一眼，只见个个精神饱满，英气勃勃，脸上立时泛起笑意，道：“这些孩子个个英挺不凡，想来定是四位贤弟门下弟子了？”

四个盘膝静坐的老者，仍然默不作声。

十二个少年虽都是身着劲装，但各人服色却不相同，浅蓝、鹅黄、银白、淡紫，每三人穿着一色，正好和四角分坐的四个老者服色暗中相合。

白髯老者虽然希望逗得四人开口，事情就好解释，但四人竟似不愿开口，任那白髯老者想尽办法，都难逗得四人说话，不觉间，心中微生怒意，长眉一展，高声说道：“诸位贤弟，纵然不能谅解小兄，也请明说出来，这等的不言不语，实叫小兄难以忍受得了！”

四个静坐老者仍然是动也未动一下。

那长衫白髯老人心中突然一动，疑念油生，缓步向左侧身着浅蓝服色的老者走去。

忽闻一声：“慢着！”三个身着浅蓝色的劲装少年，纵身齐跃过来，挡在那白髯老者前面，道：“老前辈有话，请告诉晚辈们，家师用功未醒，不宜惊吓于他！”

白髯老人陡然面泛怒意，但一闪而逝，刹那间又恢复镇

静和蔼的神情，笑道：“你们可知道我是谁么？”

三个浅蓝劲装的少年，齐声答道：“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惊吓家师行功。”

白髯老人突然一沉脸色，道：“你师父可是真的在运功调息么？”

左首少年回头瞧了师父一眼答道：“家师入定，常常一日夜不食不动，现下还不到一夜时间，有什么稀奇之处？”

白髯老人目光凝注在那身着浅蓝长衫老者脸上瞧了一阵，转过身子，缓步向对面壁角处身着鹅黄长衫老者走去。

又是衣袂飘风之声，三个身穿鹅黄劲装的少年，迅速无比跃入大殿，一字排开，拦住那白髯老人的去路。

白髯老人轻叹一声，摇摇头，又转向身穿淡紫色长衫的老者走去。

又是衣袂飘风声响，三个身穿淡紫劲装的少年，急跃而来，挡在那身穿淡紫衫老者前面。

这分处四个壁角的老者，每人都带着三个服色相同少年，那白髯青衫老人，不管对哪个老者走去，立时就有三个少年拦挡在他前面，阻止他去路。

白髯老人似是不愿和几个少年动手，缓步踱回大殿中央，目光炯炯环视了拱围在四周的十二个少年一眼，沉声问道：

“你们都能确定你们的师父是在运功坐息，而没有意外么？”

这几句话问得很是突然，十二个少年同时感到心头一震，回头向四个老人望去。

但见四人盘膝静坐，毫无异样神情，当时齐声答道：“不错，家师确实是在坐息运功……。”

青衫老人微一点头，道：“但愿你们的说法不错……”当下盘膝而坐，闭上双目。

十二个服色不同的劲装少年，各自退到师父身后；席地而坐，大殿恢复了原有的寂静。

秋风不断的飘送来桂花香味，摇动着大殿上的烛光，使灯忽明忽暗。

不知何时，一缕柔媚娇细的音韵，混入桂花香味中传入大殿。

这声音怪异至极，柔韵细细，若有若无，袅袅的旋绕在耳际，但当凝神静听时，它却又隐去难闻。十二个劲装少年，都听到了这种声音，但却没有一个肯说出来，因为他们无法确定别人是否也听到了这种声音，只怕这是自己的幻觉，说出来自己丢人事小，有损师门威名事大。是以，十二个人虽然同时听到，但却都装得若无其事一般。

只觉那若有若无，似真似幻的柔柔音韵，忽然间变得低沉异常，十二个劲装少年，同时产生出一种极奇怪的感应，似是被入由千百丈高的绝峰上推了下来，向深不见底的绝谷中沉落下去，既无法挣扎，也无法喊叫出声，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当几人醒来之时，天色已经大亮，蜡烛早已燃烧净尽。

大殿正中端坐的白髻青衫老人，不知何时已去。

他们相互望了一眼，各自把目光投注到师父脸上。

四个分处壁角，服色不同的老人，仍然静静地坐着。

也许是为了师门的威名，这十二个劲装少年，虽无敌视之心，但彼此之间，谁也不肯先对谁说话。

他们对青衫白髻老人的突然离去，心中都感到莫名的惶然，二十几道眼光，不时地投到青衫白髻老人坐息的地方，似是想从坐息的地上，找出点蛛丝马迹……。

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局面，十二个劲装少年，都觉出情

形有些不对，但谁也不愿先把师父唤醒过来，彼此瞧来看去，心中虽紧张无比，但却无一人开口说话。

原来这十二个少年，自随师父进入这大殿之后，四个老人就各自选择一处壁角盘膝坐下，彼此之间互不交谈，盘坐之后，各自闭目调息，从未睁眼互望一眼。

这等情势，罕闻罕见，这一十二人，虽都常年追随师父身侧，但却从未遇上过这等情事，一时之间，想不出如何处理，担心四老互以打坐比赛内功，所以，始终不敢惊动。

一天时间，匆匆过去，四个服色不同的老人，仍然静坐原处，从未动过一次。

十二个劲装少年，个个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停地在大殿之中转来转去，但却不敢惊吓师父。

忽闻一个身着银白劲装的少年，低声说道：“武林之中，从来未闻比赛打坐这一门功夫，师父已经一日夜之久未进饮食，这等长时的打坐，不知到底何用？”

只听一个年龄较大之人，答道：“师父常常闭目打坐，数日夜不进饮食，一日夜的时间，岂能损伤到他老人家！”

此言说得声音很大，似是有心让那四个老人听到。

奇怪的是那四个老者，竟然不闻不问，眼皮也未睁动过一下。

转眼间，天色入暮，大殿上逐渐黑暗下来。

十二个劲装少年，分守在各人师父身旁，渡过了一天时间。幸好这座古刹，地处僻野，平常之日很少人来，是故，也无人惊动他们。

夜色渐深，新月初上，一片月华，透入大殿，十二个劲装少年，也愈来愈觉得情势不对，心神惶惶不安。

忽听一个身穿浅蓝衣服的少年，高声说道：“咱们如这

样子等待下去，不知要到何时为止？如以在下之见，不如同时唤醒几位师长……”

他话还未完，这时有一个身穿淡紫服色的少年接道：“此言不错，咱们纵然有耐心再等下去，只怕也难等出眉目，以家师内功而言，一经打坐入定，耳目就特别灵敏，咱们这等高声谈论，岂有不闻之理？”

十二人你言我语的说了半天，才同意一齐唤醒那分据四处壁角的老者。

但见十几人以极为迅快的身法，各自奔到师父身前，拜伏地上，齐齐叫了一声：“师父……”

但四个分据四角的老者，仍然静坐未动，对门下弟子呼唤之声，恍如未闻。

十二个劲装少年，同时觉着心头震荡起来，分别把目光凝注在师父的脸上。

但见四个老者脸色如常，毫无异样，只是紧闭双目，这本是行功运气应有的现象，十二个劲装少年，每人心中都有着坚强的自信，各人都觉得自己的师父武功深湛，决不会在静坐中发生什么意外……他们都眼看着师父进了大殿之后，即在原地盘膝坐下，除了那青衫白髯老人之外，再无人进过大殿，如若说身具上乘武功之人，未受强敌暗袭，而在静坐之中发生了意外，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一的可疑之处，就是四人始终未睁动一次眼睛……

十二个劲装少年，似乎都为眼下从未遇上过的奇怪境遇，而大感困惑，愕然凝注着师父……

忽听一个身着鹅黄劲装的少年惊叫一声：“师父！”登时热泪如泉，夺眶而出，

其他之人，都被他这突然惊叫举动，骇的心头怦然乱

跳，一齐转头望去。

只听另一个身着鹅黄劲装，年龄较大的少年，低声问道：“周师弟，你发了疯么？……”

那姓周少年拭拂了一下脸上泪痕，说道“师……父……已经死了！……”

此言一出，顿使全场之人，都为之震惊，个个脸色大变。

那个年龄较大的黄衣少年，怒道：“师父静坐运功，无缘无故的怎会死去，满口胡说八道。”他心中虽然已为师弟惊人之言，感到心弦震动，疑虑重重，但想到师父在武林中的声誉，竟不敢出手试探，以求证师弟之言。

那周姓少年黯然说道：“师父死掉之事，千真万确，他老人家的双手都已经僵硬冰冷了。”

年龄较大的黄衣少年，缓缓伸手向师父手上摸去，但在将要触及那身着鹅黄长衫老人胸前双手时，陡然又缩了回来，道：“师父内功精深，岂能真的死去……”他心中对师父崇敬无比，虽明知师弟说的不是谎言，但却不肯承认他说的话。

那个周姓少年，看师兄默然不言，又接了一句，道：“我看师父端坐不动，心中实觉怀疑，暗暗伸手触摸了一下师父合掌当胸的双手，才知他老人家已死去多时，双手已经僵冷了。”

其他十一个人，都啊的愕然惊叫了一声，齐齐出手，向师父手上摸去。

这四个服色不同的老人，打坐的姿势，却是一样，盘膝而坐，双掌合在前胸。

这群少年伸出之手，在将和四个老人手掌相触之时，不

约而同的都停了下来，彼此互相瞧了一眼，缓缓又把伸出之手，收了回来……。

十一个人心情一般，都怕周姓黄衣少年说的不错，师父真的已经死去，一触之下，都势将揭穿了这场隐秘……。

一阵阴云，掩住了射入大殿中的月光，大殿上霎时一片漆黑。

黑暗里一片沉寂，幽静的可互闻呼吸之声。

不知何人，陡然大叫一声，“师父”放声大哭起来。

似是黑暗增加了几人的勇气，十几人不约而同的重又伸出手去，向师父手上摸去。

一触之下，哭声群起，因那姓周的黄衣少年没有说错，四个老人都已死去多时，双手已然坚硬冰冷。

萧萧秋风，吹飘来浓烈的桂花香味，一缕细细柔韵夹杂在桂花香味中传入大殿。

那音韵虽是微弱的若有若无，但却人人听入耳中。

不知何人突然叫道：“听！这是什么声音？”

另一人高声应道：“不错，昨宵之中，我已经听到这声音。”

大殿之中，夜暗如漆，只可听到说话声音，却不知出自何人之口。其实此时此地，每人心情都沉重的如压上千斤重铅，哪里还会有人去留心什么人说话。

但闻另一人接道：“这声音好像箫声……。”

大殿上哭声顿住，这时有人反驳道：“这哪里是箫声，在下吹了十几年箫，自信对此道稍具心得。”

忽的响起一个粗豪高昂的声音，道：“这声音虽然娇柔悦耳，但听来却使人昏昏欲睡。”

此人一番话，顿使大殿上所有之人，忆起昨宵之事，闻

得这怪异柔媚的声音之后，即受到强烈感应，……不久即沉沉入梦，连那青衫白髯老人何时离去，亦不知道。

蓦然间，声韵大变，一缕柔柔细韵，忽的高拔激昂，充满杀伐之声，万马千军，横戈冲来，十二个劲装少年，同时感到如陷身重重包围之中。

幸得激昂的杀伐之声，很快消逝，几人初受感应，已然隐失不闻。

不知何人大喝一声，站了起来，直向殿外冲去。

此时，浓云轻飘，一片黄昏的月光照了下来，隐隐可见奔出殿外之人，身着银白劲装。

只听另一人大声叫道：“王师弟，你要到哪里，还不回来……”

奔行之人，去势快速，对师兄喝叱之言充耳不闻，转眼间，消失殿外。

只听另一人怒声说到：“师父尸骨未寒，他已不听师兄约束，我去追他回来。”

他虽是和师弟谈话，但却是大殿中所有之人的关心之事，是以全场之人，都在屏息凝神，听他说些什么。

在这等情景之下，这些人本可相互商议，共筹对策，但因那四个老人进入这大殿之时，没有交谈一言，致使门下弟子彼此之间，如隔重山，谁也不好对谁攀谈，好像先对人说一句，就有辱了师门威名一般。

蓦地里，大殿上亮起了一道火光，昨宵离去的青衫白髯老人，重又出现在大殿之上。

此人来的无声无息，大殿所有之人，都不知他何时进入殿中。

火光照着他垂胸白髯和庄肃的脸色，十一个劲装少年不

约而同的一齐站了起来，团团把老人围在中间。

青衫老人双目中闪烁着威棱逼人的神光，环视了围在四周的劲装少年一眼后，严肃的问道：“还有一个人哪里去了？”言词之间，俨然以长辈自居。

两个身着银白劲装的少年，同时怒道：“你是什么人，倚老卖老的……”

青衫白髯老人陡然一耸双眉，似要发作，但略一沉吟之后，又隐忍了下去，说道：“老夫如不告诉你们，量你们也不知道老夫是谁？”

他微微一顿之后，接道：“你们可听到师长谈过一个名叫叶一萍的人么？”声音低沉，微带伤感。

十一个劲装少年都听得微微一怔，同声答道：“你就是大师伯么？”一齐拜伏在地上。

叶一萍双目中闪烁着濡濡泪光，仰脸一叹，道：“四位贤弟竟然还未忘怀于我……”不知他是高兴还是伤感，老泪纷纷滚下双颊。

身着银白劲装的两个少年，同声说道：“家师曾提及师伯大名，想不到今日竟能拜见，可惜师伯晚来一步，家师已作古人……”忽然想到昨宵，此人也在殿中，悠然收住未完之言。

叶一萍黯然一叹，道：“如非我早有安排，四位贤弟只怕真的送命那人的手下了！”

十一个劲装少年愕然相顾，奇道：“什么，难道师父……”

叶一萍点点头，说道：“他们都没有死，不过眼下还不能让他们清醒过来，强敌狡猾无比，如若知得你们四个师父未死，必然会去而复返，此人武功，高不可测，你我无法胜

他，当今之计，只有……”

忽闻衣袂飘风之声，大殿之外，突然跃入一个身着黑色夜行疾服，背插宝剑，猿臂蜂腰，剑眉朗目的英俊少年，右手挟持着一个全身银白劲装之人，躬身对那青衫白髯老人，说道：“弟子已点了他的穴道，生擒回来。”

叶一萍目光一扫那银装少年，说道：“很好，你把他放在此地，守住殿门，不管什么人只要向外奔逃，一律格杀勿论。”

那黑衣少年应了一声，拔出背上宝剑，守在殿口。叶一萍目光环扫了围在四周的十一个劲装少年，道：“你们之中，哪个是带艺投师之人，请走近老夫一步。”

他一连问了数声，但却无人答话。

叶一萍缓缓由怀中摸出一本薄薄的册子，笑道：“老夫早对此事用过一番心血，调查清楚，你们之间的事，我已记入这本册子，是以，别想有逃走之心。”当下打开册子，仔细的翻阅起来。

忽闻一个身着浅紫衣服的少年说道：“别听此人胡说八道，分明是他暗中下了毒手，害了师父，却又故作这等模样，师父之死，都是我们亲眼所见，试问人死之后，哪里还能复生。”

此人一言，登时引起全场中怀疑之心，其余十个劲装少年，立时齐声附合，大殿内引起一阵骚动。

叶一萍瞧也不瞧几人一眼，高声吩咐守在大殿门口的黑衣少年，道：“先把那个鼓动群情的人给我拿下。”

黑衣少年应了一声，侧身向人群之中冲去，举手一掌，向那最先发话，身着浅紫的少年拍去。

他这一出手，登时引起十个劲装少年的全体公愤，但闻



几声冷哼怒叱，十几人拳掌齐出，纷纷向那黑衣少年攻去。

黑衣少年冷笑一声，右手易打为拿，捷逾电闪般抓住了那紫衣少年左腕，身子一侧，猛向外面冲去。

他向外猛冲之势虽强，逼得拦路之人纷纷让开，但却无法避开那击向他身上的拳掌。

但闻几声呼呼响声过后，凡是拳掌击在那黑衣劲装少年身上之人，同时向后疾退，捧着右手，望着那黑衣少年发呆。

原来拳掌击在那黑衣少年身上，有如击中坚铁一般，震得几人腕骨生疼，但那黑衣少年却似浑然不觉般。

叶一萍目光炯炯，环扫了全场一周，冷笑喝道：“住手！”

他喝声虽然不大，但却有如疾风贯耳一般，只听得全场中人个个心头一凛，全都静立原地不动。

叶一萍望了那被擒的紫衣少年一眼，低声说道：“琦儿，先把他穴道点住。”

那黑衣少年应声出手，点住了那紫衣少年穴道。

叶一萍轻拂了一下白髯，缓缓的说道：“这一盏热茶工夫之内，你们之间即将有四个人溅血这大殿之上，……”他转脸望了并卧在地上，身着银灰和淡紫服色两个少年一眼，脸色陡然变得十分严肃，接道：“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还有两人？快些给我站出来，我决不折磨你们，如想含糊糊的混过老夫两目，可别怪我手段阴辣了。”

十个劲装少年彼此互相望了一眼，个个脸色茫然，似是都不太了解那老人之言。

忽见一人，大步走了出来，拔出背上长剑，指着那老人，厉声喝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故作这等诡异神态，是